

世界文明奇迹

4 中 国

王伟芳 余开亮 编著



彩图版

大象出版社

CIVILIZED WONDERS OF THE WORLD

世界文明奇迹

—彩图版—

王伟芳
余开亮 编著



4 中国



RCM3466 大家出版社

8C

目 录

□ 中 国

6 三星堆——天地之间，青铜的祝颂



10 长城——坚卓深远的历史象征



17 都江堰——以水为墨，重绘天府



20 秦皇陵——兵俑现世，帝灵何在



26 茂陵与霍去病墓——陵阙已秋草，骠骑存石雕



30 江南三楼——名楼名文，千古齐美



34 莫高窟——丝绸之路上的佛境盛景



42 云冈石窟——飞翔和微笑的浮雕世界



49 龙门石窟——在信仰与人欲之间



54 赵州桥——一个无法解密的奇迹



56 布达拉宫——雪域的佛教圣地





丰富多彩的藏族唐卡(专题) 62



大雁塔——白云千载，宝塔雁鸣 64



乐山大佛——青苔为装，佑护苍生 68



大足石刻——雕刀刻下最后的辉煌 73



故宫——巍巍宫阙，天下位焉 79



十三陵——帝家富华，冷暖谁知 87



天坛——奉天承运与敬天悯人 92



苏州园林——万有胸怀，诗画境界 98



圆明园——焦土灼痛的记忆 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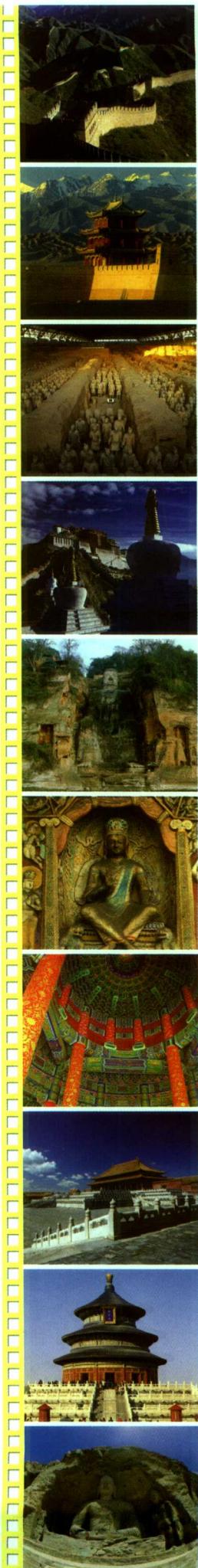


颐和园——皇家园林，末朝春秋 106





中
国



三星堆

——天地之间，青铜的祝颂



斑斑的铜锈，暗示着时间的度量与年代的久远，那于幽暗中熠熠闪光的冷绿使灵魂感受到激情火焰燃尽后依旧存留的精神热忱。布满青绿色铜垢的青铜造物，具有不可侵犯的神圣性和庄严感。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意识中，它作为祖先留下来的物证而成为重温“先王古训”的视觉凝铸物。

□ “青铜立人”的第一声祈祷

奇迹的特点有时在于它的兀然出现给人带来的猝不及防的惊异。在中国这个充满儒雅和阴柔之美的国度，在公元前2000~前200年左右，其先民的灵魂出现了令后人仰慕的不可思议的金属撞击般的强烈力度。当仰韶、龙山、洪山文化中的彩陶纹饰中那些平行交叉的几何线条，兀立为青铜雕塑的强烈直立造型，实际意味着先民的心灵完全俯伏于大地的历史的终结，强烈的直立造型是一种精神的动势——人直立于大地之上，眺望无限高远的天空，初蒙的精神开始觉醒并向

从1934年考古学家拉开川西平原考古的序幕以来，诸多的挖掘考古发现已形成独特的三星堆文物景观。

上升腾。这是中国商周青铜器以及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的青铜铸器给人的启示。

三星堆的年代相当于中国商代后期，其出土文物的造型与中原风格迥异，被认为是早期巴蜀文化的代表。其《青铜立人像》、《铜面具》、《青铜神树》等青铜铸品，表达了中国灵魂对永恒的最早祈求意识，即使在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仍会钦服于这些青铜雕塑的整体气势的激昂与局部镂刻之精细大跨度的完美结合。

《青铜立人像》的青铜立人头戴饰有羽毛形的长冠，脑后梳长辫，身躯细长，右臂上举齐颊，左臂曲于胸前，夸张的双手握成环状。据推测，原来手中所执的是巫术活动的所需之物——琮，

他赤脚立于斗形方座上。关于这个人物的身份，有人认为这是正在主持祭典的蜀地巫师，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位政教合一体制下的某个蜀王。

在这座高达2.62米的青铜立像上，垂直、尖锐的造型因素形成剧烈的视觉冲击力，抽象的造型语言导引着灵魂的走向。而蕴含在这尊雕像中的力量，还经由遍布周身的阴刻龙纹、云雷纹、各种异兽纹得到提示，尤其是头部的耳朵直接以夔纹的基本图形构成，与人像的躯体的浑圆形成对比，基座和人物长襟后摆都是方直、尖锐的几何因素，它使雕像从基座开始便显出与自然分离的意向，当青铜雕像伫立于天地之间时，人们便会在夕阳暮霭中感受到那凝聚于沉重金属中的精神震撼力。这一力量沿着



扇形向3个方向激射，因此雕像头部的眼睛、嘴巴都很阔大，并被尽力向后划刻，以便在三个方向观看时都能获得完整的视觉印象。

在中国的文化视界里，天、地是自然力量的两极，自古以来，敬天谢地悯人是一种基本道德，轩辕黄帝妃嫘祖教化生民植桑养蚕以丝制裳衣，此为后土之德，因此，“桑”在中国的文化意识里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就是“桑”的文化意义的雕塑凝结，它象征着对种族、国家昌盛的福佑。《铜面具》是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最有意味的充满神奇色彩的青铜器，这件凸眼大耳的巨型人面具，以分件铸造、然后再组合的方法制成。这个面具的五官十分夸张，两眼宽大硕长，瞳孔为一圆柱，凸出眼眶16.5厘米。双眉粗大浓重，饰有云纹的鼻翼宽大、鼻梁短而高耸，耳朵长约70厘米，呈桃尖形的耳尖努力外伸，嘴角长及到耳，颌下是一部很有气魄的宽带状的络腮胡须。其特异的五官造型和巨大的体量产生了浓厚和神秘的宗教气氛。那经由火焰煅烧后凝练出的青铜的精神气息，使面对它们的人们会深切地感动于已经凝固在时间中的永恒生命与现世时间中流动的生命间的神秘的感应和领悟。

□一鼎关天地

然而，几乎同一时期或者更早一些的时候，作为文化中心区的礼器的青铜雕塑与三星堆的青铜器的造型风格迥异，造型的“视感”几乎都是稳重敦厚的。在代表天道的君王之道的文化意识里，鼎的地位十分突出。作为文化积淀的一种反映，中国成语中有“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钟鸣鼎食”等。追溯其渊源，应当与大禹铸九鼎的传说有关。

传说大禹做了天子之后，收集了天下贡献来的铜类金属，在荆山脚下，铸造了9个极大的宝鼎，鼎上刻画着九州万国的毒恶生物和鬼怪精灵的图像，以教喻生民辨认奸邪。从夏代到周代，九

鼎被历代帝王珍藏在庙堂里，渐渐成为天子地位的象征。春秋时楚庄王觊觎周天子的王位，曾偷偷向人打听九鼎的大小、轻重、形制、纹样，企图“问鼎中原”。战国末年，秦昭襄王攻西周，将9个宝鼎掠回秦国，在搬运途中，一鼎突然腾空而飞，飞至东方泗水（今山东、江苏接壤处）之中，秦始皇一统六国之后，为了消弭心中的某种不安，使帝位永祚，派了上千人到泗水打捞铜鼎，终然无果，最后，连另外八鼎也不知所终了。这样，象征华土最高权力的九鼎神秘地失踪了。九鼎失踪了，但他们留下的象征含义被延续下来，九鼎其实是以红铜为主熔以锡、铅的合金所铸，颜色青灰，被称为“青铜”。商周时代，中国的青铜冶炼技术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青铜器皿繁多，见于著录的商周青铜礼器就有2万余件。《人面饰方鼎》圆润饱满，鼎上的人面虽然仍保持着青铜面具的威严，但其几何线则更多地表现为弧形面，向天敞开的造型表达了对“明明在上，赫赫在下”的苍天与大地的祝颂和祈祷。

□质朴与狞厉的和谐复调

商代的青铜艺术多以动物造型，不论是威猛的还是温顺的，不论是虚拟的、幻想的还是常见的，它们是如此生气横溢，即使是静止地看，也给人风雷欲动、气象万千的感觉。无声的而又生机勃勃的节奏，遍溢于这些兀然昂立的动物头颅与身躯上，一些纯真的魅力从这些青铜小兽身上跃跃欲出，来自广阔原野的原始生命力得到了“礼乐”的时代的洗礼，而转化为异常充沛的原创力。

中国商代中期，已经形成了程式化的雕刻语言，谓之“三层花”。这种方法是在浮雕的主体纹饰上辅以阴刻线纹，其余空白部分又刻成细密的云雷纹作为衬底。由于主体造型或主体纹饰多为饕餮、夔、龙，刻镂之功犹如

青铜立人像，1986年出土于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



刀劈斧凿，劲直而沉着，因此表征着“狞厉之美”，而那些细密、流畅、自由、繁丽的云纹和阴刻线，则流露着圆润、内敛、委婉的韵致。《虎食人卣》就是这样一件叫人激动的作品。卣为雄踞虎形，全身密密饰以夔纹、龙纹、饕餮纹，虎口下有一人双手搂虎身、双足踏在虎爪上，有人以为这是表现了“虎欲啖人”的恐怖形象。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虎口中的人物表情并不惊骇，而且，双手抱虎的动作倒显出几分亲密，所以，又有人认为，虎身下的人物为由通灵的动物“协于上下”的巫师。巫师具有在祭祀时沟通天地的异能。在这件作品中，虎的“武威赫赫”的形体被充满灵性的、流畅而繁丽的镂刻所缓释甚至抑制，体现了中华“和谐”的文化意识。而那些纹饰动物的无邪的表情、圆睁的似乎十分惊奇的眼睛、略带笑意的鼻、口、眼，更是显出一种生命本然的古朴质拙，可以说，青铜艺术是对原始巫术文化合乎礼度的造就。它超越了巫术文化的神秘、怪诞和混沌，但在天、地、人和谐的基调上，保留了中国式的信仰精神和信仰热忱。

现代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柔化了人们的肉体和心灵，但却不能扼制那潜埋于血液中的火与力交融而成的生命热忱，曾有那样一个激动人心的青铜时代，那是长久地据守于中华土地上的6000年未曾泯灭的博远、宏阔、沉凝、激越的生存形态，今天，它穿越数千年时空从祖先那里呼啸而来，深深地抓住我们的感觉和忆念。

铜面具，高65厘米，宽138厘米，1986年于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它的极度夸张的外突的双眼使其成为三星堆文物中别具特色的一件。



金面青铜人头像，高42.5厘米，宽19.5厘米，1981年出土于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头像戴有金面罩，金面罩用金箔制成，双眼双眉镂空，用土漆和石灰作黏合剂，将金面罩粘贴于铜头像上。





青铜孔雀，高7.2厘米，宽11.6厘米，1986年于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这只孔雀呈飞翔状，或许代表着先民超越现世，追求永恒的最初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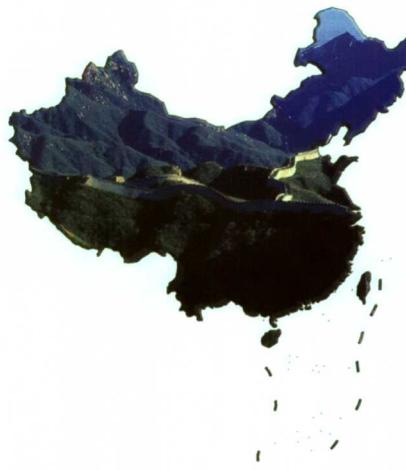
青铜平顶人头像，高40.5厘米，1986年出土于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头顶原有盖，已脱落，这件人头像五官造型和同类型人头像无显著差别，但形体较大，颈部较长，耳长而脸狭。



青铜神树，高107.8厘米，1986年于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长 城

——坚卓深远的历史象征



长城，往事在说，往事如海洋之波，挥退不去。长城的故事像长城的历史一样漫长，几千年来，长城的姿容亘卧在辽阔的北方，承载着、见证着华夏民族内部精神的苦难中的坚卓、勇毅和智慧，因此，每一次真正来自良心深处的诉说，始终不是一个令人能够优柔地抒情的话题。长城，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建筑工程奇迹，含蕴着太多的历史情结，迫使人们必须以敛整而庄严的心境与其深入对话。

□坚卓、深远的历史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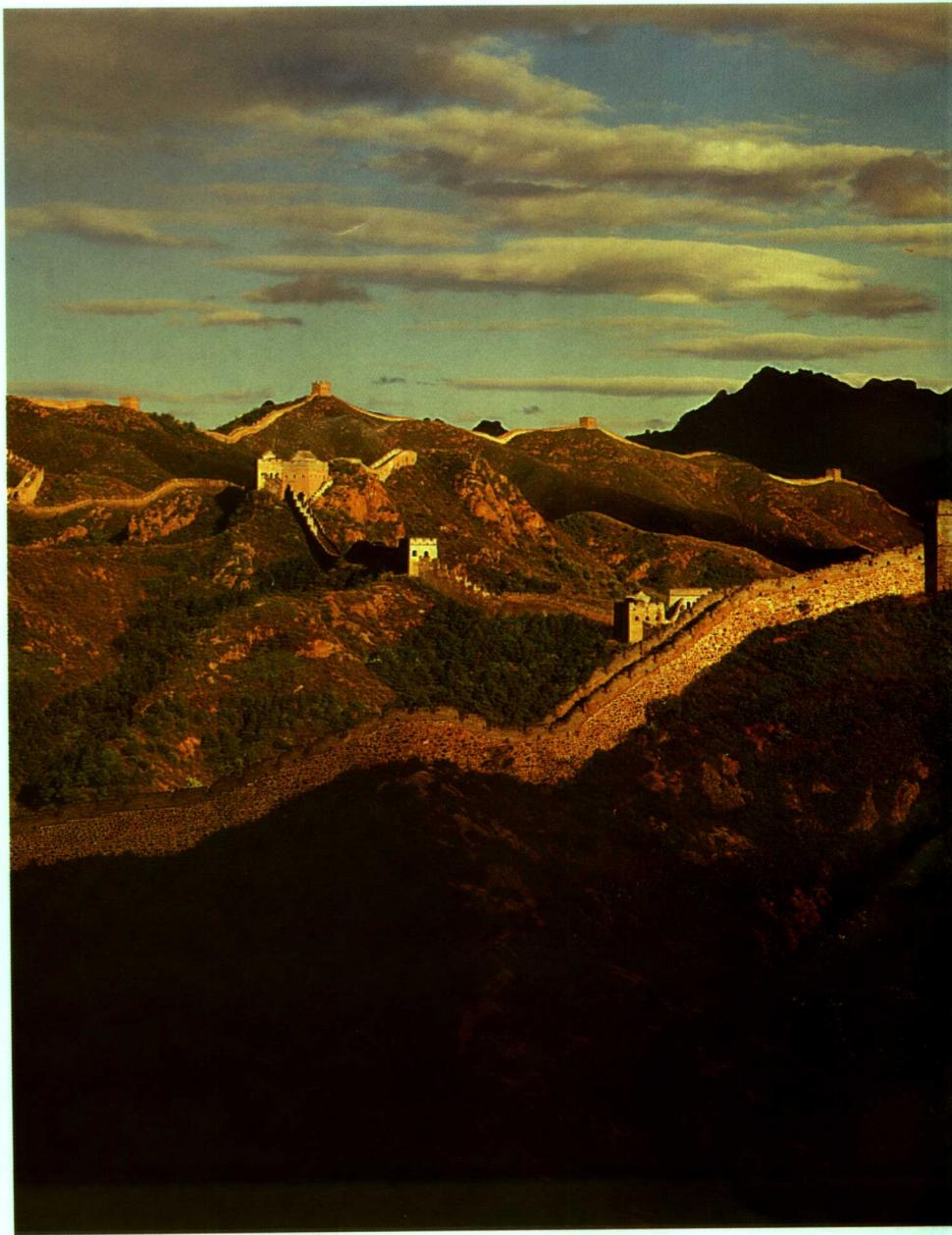
长城，从遥远的月球上鸟瞰，是一条细细的蜿蜒在苍茫的地球东方的白色的线。然而，这条“细细的白线”蜿蜒出的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曲折和幽深，以及在曲折和幽深中掩藏的层层积淀的民族性格、情感和思想。

长城的出现，缘起于春秋战国时期划界分疆而守的诸侯国互相间的觊觎所引起的防守各自治下国土安全的需要，其始作俑者是楚国。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为了维护帝国的安全，抵御来自北方蒙古草原匈奴部落骑兵的侵扰，在公元前220年，征召包括囚犯、农民和士兵在内的30多万人的队伍，

由大将蒙恬负责指挥，把此前燕、赵、秦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并进行大规模的扩建增修，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建起了东起辽东、西至临洮、绵延万里的“万里长城”，称之为秦长城。

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称帝建汉之后，对秦长城进行了修缮，同时又修筑了一些新的长城，其中最重要的一段

是今天甘肃酒泉、玉门至新疆罗布泊的河西长城。在汉代，长城的总长度达1万千米以上。如今，我们可以在河北承德县三道沟门乡到内蒙古宁城县大营子一带找到这些以土筑为主的汉长城遗迹，它们已被风化，主体残高有1.5米，宽8米~10米，附近还能看到残留的一些墩台。此后的南北朝至辽金元时期，北魏、



北齐、北周、隋、辽、金等主要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为了抵御外敌，也仿效秦、汉，修筑了防守自卫的长城。

现今留存的面目较为清晰的是明代修缮的长城。修筑规模最大、配套设施最完善、工程最坚固、历时也最长的明代长城东起辽东鸭绿江畔，中贯河北、天津、北京、内蒙、山西、陕西、宁夏，西至甘肃嘉峪关，全长6300多千米。在明代，长城的设计是十分周密的，长城之上有垛口、墙台、敌台、烽火台，长城的内侧沿线建有城堡，这些城堡其实是兵营，它们与长城构成犄角之势，一

旦有敌来犯，马上可以进入战斗。明代长城线上，有许多关口，因所处位置和地势的不同而分别叫做某某关塞、某某关津、某某关河、某某关隘。这些关口，平时是长城线的进出通道，战争时则是进攻和防守的重地，因此，许多关口附近又修筑了关城。在这些关口和关城中，有一些以“天下第一”而著称，山海关有“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的吟咏，与山海关万里遥望的嘉峪关的大门上也悬有“天下第一雄关”的匾额，可惜在1928年被军阀拆毁了。北京境内千峰叠翠的居庸关则有“天下

九塞，居庸其一”之誉。居庸关雄奇险要，在漫长的岁月中，历经许多决定数个王朝命运的战争，是“扼控南北之古今巨防”。金灭辽、明灭元、李自成入京等都是先攻陷居庸关才获功的。居庸关的关沟北口是著名的八达岭长城，这里是居庸关的门户，从八达岭可以俯视居庸，远眺北京，其势若高屋建瓴，所以，古人又有“居庸之险不在关而在八达岭”之说。

绵延起伏的万里长城，犹如一条巨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与骄傲。





内蒙古固阳境内的秦长城遗址。

□往事如风风在说

岁月如矢，往事如风。从春秋至明朝，长城的修筑跨越了长达2700多年的历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长城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御敌之功用。倾人力之工修建而成的长城，见证着一部卷帙浩繁的战争史，见证着无数百姓、士卒的血泪，见证着他们的无穷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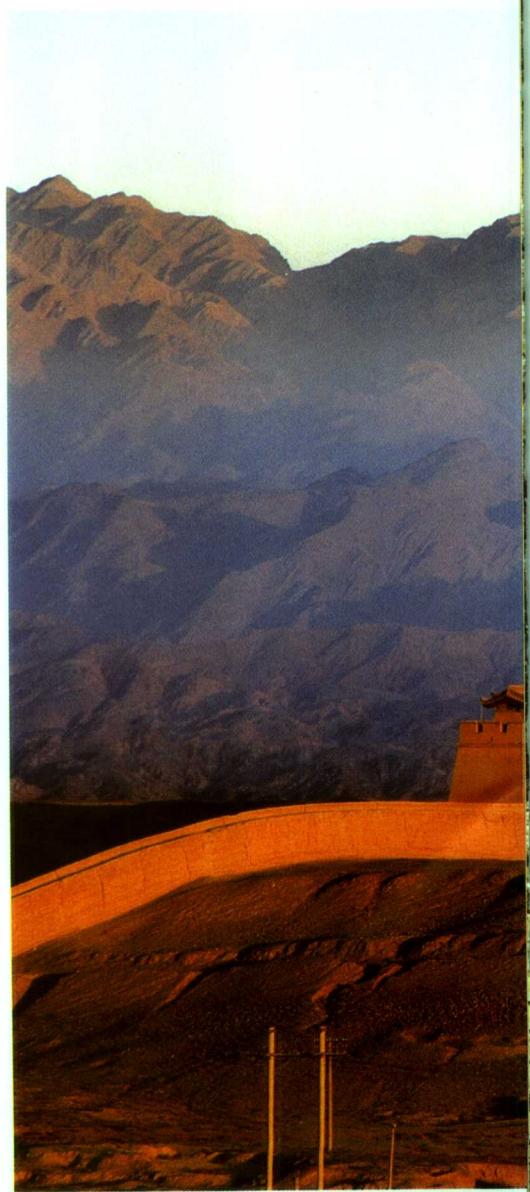
修筑长城的艰苦，以及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从流传至今的传说故事中可见一斑。《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发生在秦朝。在中国，几乎妇孺皆知

孟姜女寻夫哭倒了长城800里，终于见到了丈夫万喜良尸骨的传说。为了纪念那些无名的建筑者和他们家人的血泪，在河北省山海关城东的望夫石村，建有姜女庙。为建长城而死的孟姜女的丈夫只是众多死者中的一个。为了成功修筑长城，修筑者的生命甚至被当作了砖石。传说有一巫师警告秦始皇，如要保证城墙稳固，就要实行人祭，方法是杀掉1万人或者杀掉1个姓

在“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广袤无垠的中国西部，经历了600多年风霜雨雪的嘉峪关，依旧以它的卓然雄姿，骄傲地面对世人惊叹的目光。

万的人埋在墙基里。最后，1个姓万的人被实施了这种人祭，据说这个人是甘愿赴死的，所以，可以说长城是真正血肉筑就的长城。登上长城，或许谁的脚步也无法轻盈。

长城承载着古代中国百姓的肉体之力、精神之坚韧、凝聚着他们的聪明智慧。在“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广袤无垠的中国西部，在祁连山皑皑白雪的遥映下，明代万里长城的最西端——嘉峪关，雄伟地坐落于今天甘肃省河西走廊西部的嘉峪关麓。这座始建于明朝洪武五年（1372）的周长733米、高11.7米、总建筑面积3.35万平方米的关城，经历了600多年的风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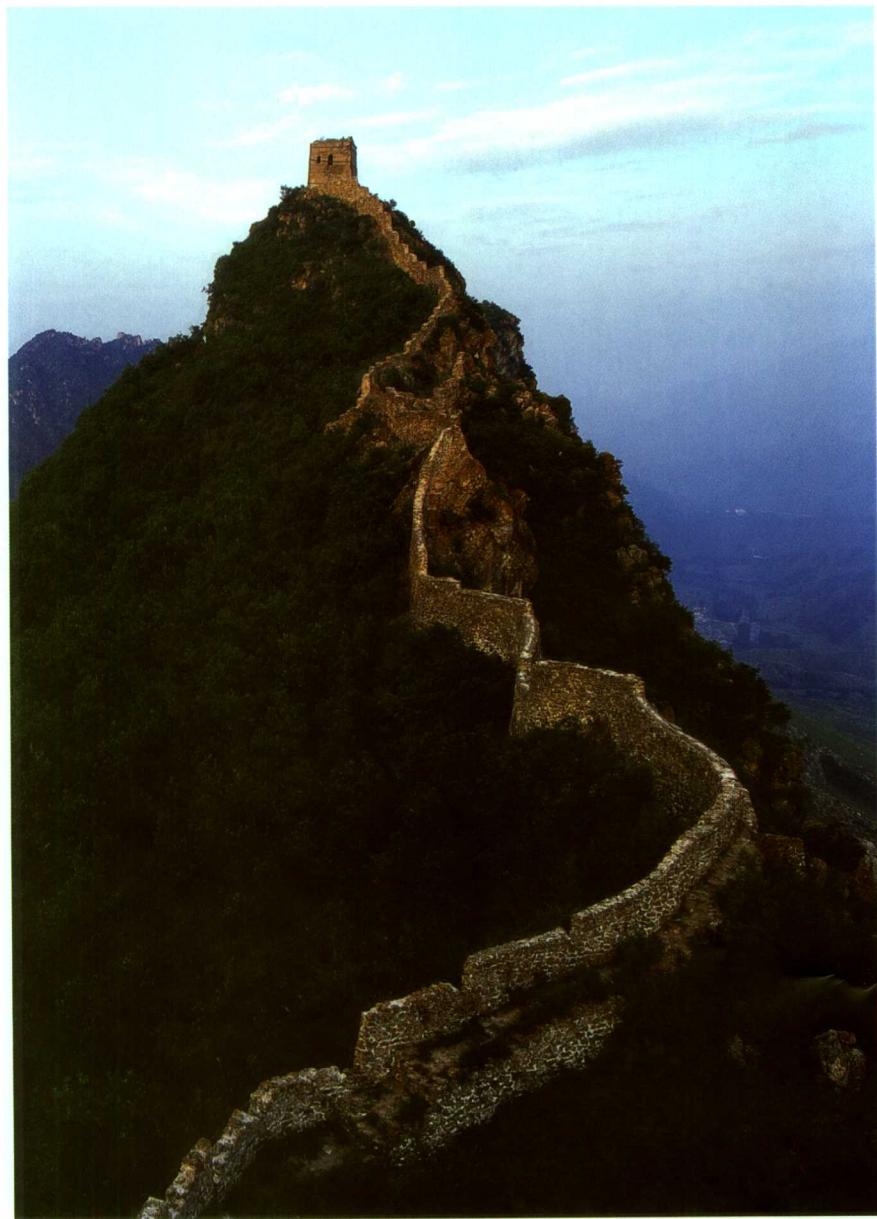


雨雪，依旧以它的卓然雄姿，骄傲地面对世人惊叹的目光。相传当年建关时，工匠们对所需使用的建筑材料的多少计算得十分精确，建造完工时，只多出一块砖，这块多出的砖就被放置在西瓮城门楼的后檐台上，以供后人见证。

在沉重苍郁的历史性主调中，也有比较轻松的笔触。嘉峪关西门外罗城拐角的地方，叫做“击石燕鸣”，向来被看作是甘肃八景之一。在这段城墙上，如果游人以石击之，墙体会发出

古老的墙体，记载着金戈铁马、战火纷飞的岁月，也诉说着沧桑厚重的历史。





司马台城墙险不可攀，上面的望京楼高及青天。

燕鸣般的唧唧声。这是罗城建筑的结构、布局以及材质共同产生的效果。罗城城墙下大上小，形如向天开放的喇叭，城砖细密，对声音反射力强，以石相击，便可以听到这种奇妙的声音了。

□血肉筑就雄关如铁

长城，是一道主要用于军事防御的人工屏障，曾经在这屏障之中、之上防御着入侵之敌的是已经隐没于历史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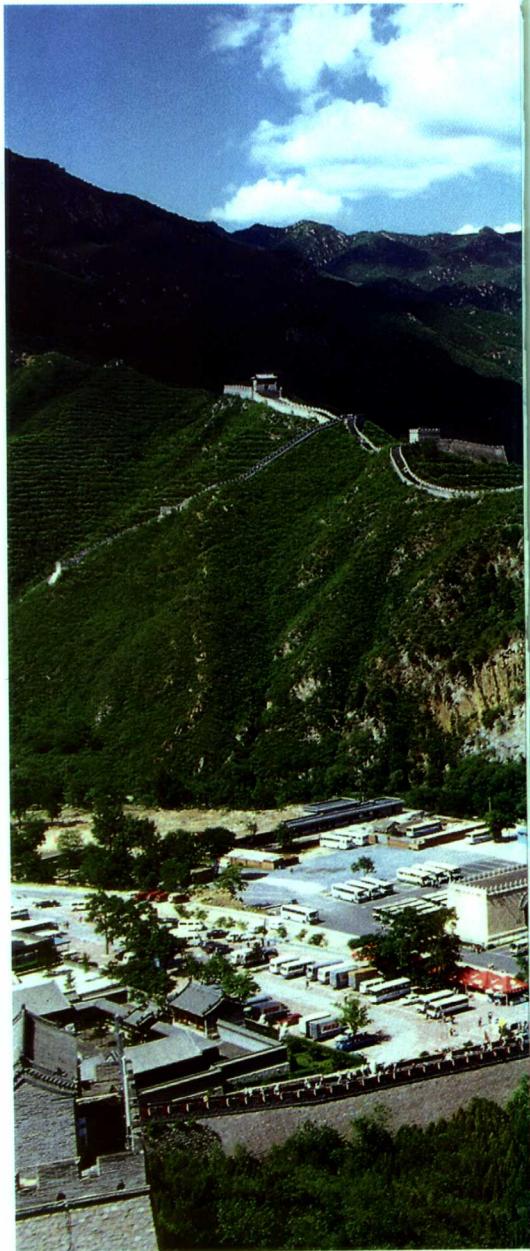
背后的士卒，我们无法复现历次战争的酷烈、残忍，但那烽烟四起、白刃相交的场景已经拓印在这里的一砖一石上。

北京怀柔境内遗存的明司马台长城地势险峻，有的地方甚至只能膝行，这里没有经过当代特别大力的修葺，站在那些颓蚀的方锥形的烽火台上，怆然凭吊，对悠悠历史的敬畏之情会油然升起。轻轻地抚摸，历史的铁灰就从岁月剥蚀的砖缝中一点儿一点儿地掉落下来，掉落在那些被刀剑削砍过的伤痕中。那样无声无息的掉落，似乎在向后来的人们，默默地诉说当年铁

马冰河的光荣与梦想。

不远的山脚下，一条铅白的公路断续地飘向远方，山坡上，有依稀可见的古墓和三三两两残存的墓碑。人迹稀少的时候，伫立在这里，身心会感受到一种来自个体生命本身的诘问与逼迫。那是一些一直被粗糙地忽略因而也被隐埋已久的问题。

在长城一线的雄关要塞上，在这时断时续而又连绵不绝的泥土、砖石垒就的古代国防工程上，曾有无数战旗挥舞过胜利的呐喊，当万千战死者以他们此生惟一的肉体填平通往胜利之途的沟



壑，他们激情的鲜血染红了他们高喊的信念，而当这一切都化作了墓冢之中的冰冷时，谁会为他们说出缄默的历史所无力作出的悼词？当那些热血的生命在钢刃铁戈下纷纷坠落，谁来思索那顷刻的凋谢是令人长恸的牺牲还是无由被忆念的死亡？而坚固的长城，毕竟没能在最后挡住迅疾的铁蹄，所以，清代皇帝康熙以诗抒发几多感慨：“万里经营到海涯，纷纷调法逐浮夸。当时用尽生民力，天下何曾属尔家？”

无论如何，登上长城，就进入了一个真正庄严肃穆的时刻。荒草枯枝下

记忆的东西已经作为往事而一去不返了。寒天连角、万里悲风，已经沉寂为尘埃满布的典籍中难得一读的文字，即使熟读古诗词的人们，又有多少人特别留意于“将军百战死”的“边塞诗”呢。生命的悲剧意识一旦被消解，剩下的便是生命中不可载量的“不可承受之轻”吧。是的，我们可以躲避一些问题，甚至，这种躲避有时也许能够被宽容地谅解，然而我们却无法防备那些问题在不经意的时候袭击我们的心灵。

我们登上了长城。我们站在天地之间。我们站在历史与现代的临界。在

上的，是流转阳光的天空；在下的，是腾跃在崇山峻岭、峰谷丘壑间的长城。每一次的重新凝视，都是一次精神的滋养；每一次仰望，都是一种思想的迎纳；每一次领悟，都来自对那些历史秘密的诘问。倏忽间，一道黑色的影子急掠而去，那是一只拔地冲天的苍鹰。它把人们心中洇透泪水的深沉情思，带到无限遥远的地方。

居庸关周围千峰叠翠，是“燕京八景”之一。



